

孙中山和陈粹芬 的一段恋情

●陆仰渊

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之前,曾和陈粹芬女士有过一段长达14年之久的恋情。美国圣若望大学教授李又宁博士为此写了一篇题为《一个被遗忘的革命女性——陈粹芬》的文章,记叙此事。

陈粹芬,祖籍福建,1873年生于香港,原名香菱,又名瑞芬。据庄政在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61卷第3期上撰文说:“相传她于1892年8月12日在香港认识孙中山先生的,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堕入了爱河后,不久即相偕奔走革命。”当时孙中山刚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,年仅26岁,正在寻找合适的工作。陈粹芬虽不是出生于一个显贵或书香门第,但身材适中,长得眉清目秀,且谈吐温文,颇为贤惠,又能体贴他人,吃苦耐劳。他们的邂逅,可说一见钟情。这年下半年,孙中山受聘于澳门镜湖医院,后又自己在澳门开设了一家中西药局,陈粹芬即随孙中山去澳门同居。翌年秋,孙中山因医术高明,受到葡籍医生的妒忌,而遭排挤,不得不离开澳门到广州继续行医,开设中西药局,陈粹芬仍伴随身边,两人感情甚笃。其间,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日渐成熟,他组织革命团体,深得陈粹芬的赞许与协助。1895年中日海战中中国失败,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国内上下要求变革的呼声日高,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人士在广州发动了十月起义,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两年,陈粹芬遂匿居在广州河南尹家。1898年底,孙中山到日本横滨建立组织,再次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,粹芬即奔赴横滨,全力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。李又宁教授在文章中说:

她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,日本横滨是他们居住和活动的据点。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、做饭。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,她上下船只,传递消息,同志们都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。(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39卷,第4期)

其间,孙中山去南洋庇能 and 越南等地进行革命活动,她总是相伴而行,庄政在《孙中山与陈粹芬》一文中说:

中山先生为奔走革命,浪迹海外各地,经常是只身独处。庚子年前后那段艰苦的岁月中,他蛰居于日本,清政府曾派员诱降,并迭遣密探,企图加害党人。其后陈粹芬与其共同生活,女性的温柔与细致,加上贤劳兼至,热诚干练,这使革命首领在亡命异邦,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涯中,获得大量的精神慰藉。同时,她以一介女流,保持夫妻名分,用以掩护中山先生,如此则不致引起外界的疑惑,对革命的秘密活动亦颇有益。

1907年,中山先生在广东等边界,先后筹划四次起事,陈粹芬随侍左右。他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,她也跟随服侍,同时亲自印刷宣传品——反清檄文。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池亨吉说她“非常忙碌”,“性格刚毅”,“颇有女中丈夫的气概”。(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61卷,第3期,第15—16页)

不幸的是她于1910年患了肺结核病,在当时没有特效药物治疗,遂返回香港治病。这时恰好孙中山

正忙于革命活动,奔走于海内外,两人关系渐次疏远。辛亥革命胜利后,她去澳门孙眉家住,生活很俭朴。1914年病愈后,曾去南洋庇能与中国商人陆文辉合伙开办橡胶种植园,直至1932年才回到香港,再迁居澳门。翌年,孙科将其接至广州,一度住在东山二沙头渔庐公馆。抗战期间又去香港,胜利后复回广州和中山县定居,受到孙家后人的照顾和尊敬。1960年逝世于香港,享年87岁。初葬于九龙荃湾,后为孙氏后人迁葬于中山翠亨村孙氏墓地。孙穗芳在她的《我的祖父孙中山》一书中这样写道:

民国肇建,中山先生居首功,曾经出生入死,竭力奉献的她,却功成而退,一无所获。她既从来不提“当年勇”,更不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世。陈粹芬女士毅然决然地追随孙中山先生,加入革命,前后达十四年余。她对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,然而她没有正式名分,以及传统观念“为贤者讳”等政治禁忌,她竟成为“被遗忘的革命女性”,这是很不公平的。……《香山孙氏族谱》所列中山先生配偶中,系以与之结合时间及年龄长幼为序,将陈粹芬列为卢慕贞夫人之后,宋庆龄女士之前。……名分为“孙文之妾”。……孙氏家族无论上上下下都对她尊敬有加,孙辈咸称其为“南洋婆”。(孙穗芳《我的祖父孙中山》第15页,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)

可惜有关陈粹芬与孙中山恋情和革命活动的史料太少。1947年,时任国民党监察委员的刘成禺曾专门到中山县石岐镇探望陈粹芬,陈粹芬已75岁高龄。刘在其《世载堂杂忆》一书中记述了见到陈粹芬的情形,及陈所述的一段话:

陈老太太为言,革命时期惠州之役。香港李纪堂、陈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,军械皆由海员公会海员秘密输运,经日本邮船与美国、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。以横滨为居中策应,视情形如何,在横滨定行止。陈老太太负往来船只起落密件之责,故横滨邮船一到,老太太即往接船,以港方确实消息,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。日本因妇女上下,毫未注意。及事败,陈慕光来横滨,盛称陈老太太英勇不已。老太太曰:“我当时传递书简,并不害怕,大家拼命去做,总有办法。”(刘成禺《世载堂杂忆》第16页,中华书局)

刘成禺对陈粹芬的革命精神甚为佩服,曾在冯自由著的《革命逸史》一书中题诗称颂曰:

望门投宿宅能之,亡命何曾见细儿。

只有香菱贤国姬,能飘白发说微时。

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对陈粹芬也推崇备至,曾勉其弟妇向陈粹芬学习。他说:

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,真是女杰,她用那长筷子,张着很大的眼睛,像男人吃饭的样子。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。(转引自庄政《孙中山和陈粹芬》一文)

孙中山虽未留下有关与陈粹芬一段恋情的文字,但他赠给陈粹芬的纪念物,足以表述他对她的一片真情,其中有金项链一条,链头还系有一颗小金印;一只金怀表,盖内刻有Y·S·Sun(孙逸仙的英文名)。经考,此表系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康德黎所赠之物,弥足珍贵。

孙中山与陈粹芬的恋情,虽有传闻,但讳者甚多。台湾学者庄政认为:

我国传统观念与习尚,盛行所谓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”;流风所及,往昔为历代圣哲贤豪立传,但求保存其完美形象,一味彰显优越特长之处,有如白璧无瑕,金甌无缺;甚至不惜予以“神化”,以致有失偏颇,不够公正、客观,反易弄巧成拙,令人信疑参半。殊不知世界上再了不起的伟人,也属血肉之躯,孰能毫无情欲?盖人性不变,亘古已然。明乎此,则不致轻率地崇拜某人,自然也不会奢求苛责于人了。……孙中山先生,跟当时一般青年男女没有两样,是在父兄之命,八字之合下完婚的,他当新郎时虚龄十九岁,新娘是只小他一岁的卢慕贞女士,她是一位生长在乡间的旧式妇女,自幼丧父,性情沉静而保守;以言侍姑教子,操持家务,贤劳备至,绰绰有余;若教其协助先生革命,则力有未逮,且亦无此志趣。而中山先生几乎视革命如生命,尽管他度量宽宏,与人为善,但此原则,决不放弃。两人婚后,生育一男二女,感情不错,然而,中山先生长期奔走革命,与卢夫人离别时多,团聚时少,甚或貌合神离。就在这重要的关键时刻,一位颇具“英雄气概”的革命女性,走入志同道合的中山先生感情世界。

孙中山后来和宋庆龄相恋结婚,与陈粹芬并无关系,因为孙陈间早在1910年之后,因陈患肺病而中断了往来,相隔已五六年之久。